

《文字杂思》

豐收之家-童柱業

談到寫寫畫畫，原先說不上很喜歡。後來，因為朋友的鼓勵和認為自己一無是處的時候，在文字裡感受到，原來還是能被人認同的。有一天，聽到有人說我的文字可以感動到人，漸漸的，我的文字就被扣上負擔二字。牧者曾經問我說，你為什麼要讀聖經班？我回答說，為了文字的負擔。

然而，每一個負擔都不是簡單的。當興趣背上重量的時候，讓人有太多的踟躕，當有一天我發現文字的作用已然不是帶著心裡的陰晴圓缺，而是信仰神聖的光環的時候，漸漸的，讀書寫作對於我來說好像沒有變成一個使心寧靜的場所，而是一個迫使我面對的高臺。懷念以前圖書館的日子，在書的洋海裡自由翱翔。

孤單，總是一個人。曾經我問上帝，這是為什麼。喜歡一個人，有人問我說，為什麼總是一個人，難道你沒想過想要一個人陪你的感受嗎，聽了之後，我說，好像沒有。想像自己喜歡的事情，去克服一個個不能戰勝的困難，想像令我幸福的感受，除了神以外，幸福好像很遙遠。那孤單算什麼很大的事嗎。好像也不見得吧。

曾經想過，給我每一個朋友都留下一份感動，曾經想過為自己的想法鑄造一本書籍，曾經也幻想寫一份散文，讓自己的心情可以是飄散的，隨風而來，隨風而去。當落葉歸根時，留下來的不是落地時的那份滄桑，而是隨風而起的輝煌。想過寫小說，嘗試著寫，上班時寫了一篇極短的夢醒時分，一個極度落魄的上班族，幻想著自己一呼百應的理想和不得不面對機械式生存的現實。寫過一篇文案，幾個老頭一起在炕上，陳述著科技和產品的力量。據那時老闆的回應，情感太多，商感不足。不予接納。

後來，就沒記過再寫字了。

陽光普照到的地方，就能綻放太陽的光輝。當太陽出現的時候，萬物都恢復色彩了，世界不再是重複不變的黑白電影，一些不得見天的陰濕角落，也為太陽徒增了些許色調。也許正是這樣色彩的參差，才更能突顯原來如此的事實。

當太陽西下時，萬物都好像把一天的美好丟給彩霞，讓人不由的感歎，一切的起始和美好也僅僅只歸於美好，我們都是被給予者，那多和少又有什麼好誇口的呢。。

有人問說，當文字不能再承載著聖潔時，你還會堅持多久呢。我猶豫了。我點點頭。我曾說，信仰能承載一切，可能是我唯心的緣故吧。可後來，我不敢隨便來講這個話，因為當愛出現的時候，一切所謂的理論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。當愛出現的時候，那些自以為是的傷害好像也僅此而已。那那些所謂的聖潔若不藉著愛

很快就會變得不太聖潔。所以當聽到雅歌裡面“牧放”的時候，我也很坦然的說，牧放就牧放吧。

記得曾經看過一本書，單身旅行。沒故事，沒情節，沒教訓，沒結果，不過可以在文字裡看到心。我想這就是文字的魅力吧。有一天一個男生愛上女生的時候，男生在筆上反復勾勒凌亂的文字，當他把這些化為信號時，我想在完美中表達一個教訓和在凌亂裡陳述一份愛，那樣的愛會厚實的多吧。SHOW，是一個共振的平臺。當我的眼和你的眼共振時，我們就有了默契。當我的心和你的眼共振時，那我就要在我的字上放上我全部的愛。

回顧參加莫非老師的文字營，如果要寫讓我刻骨銘心的感受的話，我會說，一個像媽媽的老師，你像一個文字的媽媽，你能讓我為自己哭泣，為文字哭泣，為神國度哭泣。莫非老師讓我覺得自己被懂，也被愛。而只有在這樣一位像媽媽的老師面前，所有的孩子才有最真實的自己。